



生存解释学研究

Study on Existence-hermeneutics

梅景辉 著



生存解释学研究

Study on Existence-hermeneutics

梅景辉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存解释学研究/梅景辉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8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300-23292-8

I. ①生… II. ①梅… III. ①生存-解释学-研究 IV. ①B086②B08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5323 号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生存解释学研究
梅景辉 著
Shengcun Jieshixue Yanji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 crup. com. cn		
	http://www. ttrnet. 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5 mm×238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14. 25 插页 2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35 000	定 价	42. 5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言

在当代中国人文学学术研究中，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一种相摩相荡的态势。凡是学术基础较好又有一定思想的学者，即使坚持术业的专攻，也会注意把自己的研究置于这一语境之中，从而得到一种现代问题意识和研究的方向感。本书的作者梅景辉以生存解释学的视域来研究“生存”与“理解”“解释”等根本性的哲学主题，并且对相关问题的哲学背景和思想渊源做了很好的梳理，显示出本书在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景辉是我十几年前在华中科技大学任教时带的研究生，第一次面试时，他对传统哲学向现代性转化的一些见解，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后来，他是那一届学生中唯一硕博连读的，由此进入哲学研究的殿堂。我调到北师大工作后，景辉经常通过邮件和我联系，持续着学术问题的探讨。

景辉读博时，张廷国教授担任其导师，在博士论文选题时由于生存论是我当时的研究方向，他也把自己从生存论视角契入当代哲学解释学的研究设想拿来征求我的建议，我当然给予肯定，并希望他在这方面有所推进。景辉的博士论文答辩，我未能参加，邓晓芒老师担任答辩会主席，给予论文和答辩非常好的评价。论文也获评为当年华中科技大学的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景辉毕业后到南京财经大学工作，依然保持学术思考和写作的热情。2014年，他将修改后的博士论文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几位匿名评审专家都给予很高的评价。项目获批后，景辉又将近些年的相关思考，特别是关于生活世界理论的探讨充实到论文中，于是形成了目前读者

看到的这本书的定稿。

本书探讨的是生存解释学的思想渊源及其根本性问题。虽然生存论与解释学在一些学者的理解中，似乎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主题，但在作者看来，它们本属于同一思想的渊流，只不过在不同的思想语境中，展现方式和话语表达方式不同而已。特别是在现代哲学流派中，狄尔泰、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从生命体验、人的生存等层面将解释学的生存论视域开显出来。

作者没有依循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窠臼，只对相关人物及经典文本做具体的阐释，而是将思想的触角尽量伸展，通过梳理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哲学的渊流，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将生存论与解释学的内在关联做出了翔实的阐释，并以语言作为连接生存论与解释学的核心脉络，提出了“在解释学思想的生存论阐明中，语言不再是为人所操纵的交流工具，而是存在的自行道说和能够被理解的存在，它在人的生命存在中展现为语言世界经验和生命的精神化。语言与生存论的三维——生成的存在（becoming-onto）、生命的存在（life-being）和生活世界的存在（lifeworld-being）——相互关联。在第一个维度上，语言是大道之道说；在第二个维度上，语言是生命的内在语词（inner word）；在第三个维度上，语言是世界经验对象化的生命表现和客观精神”。这种语言存在论之思既是对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相关思想的演绎，也具有作者的独特思考。作者没有局限于历史的文本，而是直指历史的“本文”，将生存解释学的生存和解释的关联做了更为深层的解释。

即便是对“理解”与“解释”的一般性概念阐释，作者也表现出对哲学史的熟稔以及对相关思想的探赜索隐。如对“理解”与“解释”的词源学考察既有学术依据，又契合生存解释学的思想旨趣，并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解释学思想相融，提出：“作为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生命表现和交往实践都是生存论解释的一种表现方式，传统的解释与实践的对立及实践优先于解释的观念被予以解构，生存解释学从根本而言也是一种实践哲学。”这种将哲学的不同流派思想予以融会贯通的研究方式，体现了当代哲学思想发展的一种重要趋向。

作者没有在生存论和解释学的传统边界上裹足不前，而是将思想延伸

到当代哲学前沿问题的论争之中。如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虽然直接借助了胡塞尔的概念，但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含义；而作者则从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关于“传统”之辩中，体认到“生活世界既是人们当下所生存的世界，更是变动不居的生成的世界与存在的界域”。对于生活世界和交往行为理论的阐释，既是对哈贝马斯思想的深度解读，也从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分析中，探究解释学与生存论及实践哲学的本质关联。因此，本书虽然是以解释学的相关主题做基础性学术研究，但对于现代西方哲学中各个流派的家族相似，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之间的思想关联，做出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我认为，这对当前的学术研究也有可资借鉴之处。

总之，我认为本书是一本将学术与思想融为一体的比较不错的作品。景辉正进入人生年富力强的黄金阶段，我希望他再接再厉，写出更好的作品。

张曙光

2016年5月15日于京师园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4年7月

目 录

导言 生存的沉沦与理解的超越	1
第一章 从语言之镜到生存之境	13
第一节 生存解释学的思想渊流：语言与生存的交织	13
第二节 概念论与生存论的语言形而上学之思	20
第三节 内在语词与语言世界经验的生存论意蕴	28
第二章 书写的文本与历史的本文	46
第一节 文本之为语言世界经验的生命客观化	46
第二节 文本理解的意义重构与效果历史	53
第三节 历史本文的生存论澄明	62
第三章 理解的四重境域：从知性的理解到生存的理解	71
第一节 理解概念的哲学史溯源：理解与理性（logos）、 理智（nous）的生存论关联	71
第二节 知性的理解：经验论与先验论之争	75
第三节 实践的理解：知与行的合一	79
第四节 生命的理解：生命体验与历史理解	88
第五节 生存的理解：理解之为存在的展延	100
第四章 解释与实践的重构：从生命表现到实践的解释	115
第一节 生命表现与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116
第二节 生存论的解释与原初实践的关联	135
第三节 语言与实践的生存论关联	154
第五章 生存的“世界”与“视界”：生活世界合理化及其 现代性语境	166
第一节 生活世界的思想渊源及现代意蕴	167

第二节 生活世界合理化与视域融合·····	177
第三节 生活世界视域中交往理论与生存解释学的建构·····	190
结语 生存解释学的方法论批判·····	205
参考文献·····	207
后记·····	217

导言 生存的沉沦与理解的超越

生存与理解在当代日益成为人们所关注的话题。这固然与现代哲学的生存论与解释学转向密切相联，也与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内在相关。生存论在西方哲学中历来是一道隐而不彰的暗流，直到现代才从意识哲学的批判中喷薄而出，克尔凯郭尔、雅斯贝斯和海德格尔为之做了奠基性的工作；解释学近代一直在人文科学的方法论中徘徊，狄尔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虽将之推到了哲学的前台，但生存论和解释学的内在勾连却一直若隐若现。

一、问题的缘起与选题的意义

从根本而言，哲学和哲学史本质上就是关乎“生存事实”解释学。^①如庄子所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而哲学就是在以自己的话语言天地之美和自然、社会之理，这种解释方式有的是以“卮言”和海德格尔的“道说”倾泻而出，有的则是不立文字来做生命的阐释与德性的教化。

从思想层面上说，解释学应该涵括两个维度，一是方法论的诠释学向度，它以语言为中心，偏向于“诠释”书写和口头的文本，另一则是生存论的解释学维度，这一维度直指人的生活世界，它力图超越外在的语言和文本，而以“解释”历史的本文、人的语言世界经验、生命表现和交往实

^① 海德格尔在弗赖堡早期和《存在与时间》中的主题曾经被称为“事实解释学”和“生存论解释学”。当然，海德格尔是从人的存在来论述这一主题的。而在笔者看来，如果将“生存”理解为“生成的存在”“生命的存在”与“生活世界”的三维统一，那么生存解释学则贯穿了整个哲学史的基本脉络。

践为主题。^①

笔者所追求的生存解释学中的“解释”本义从庄子“解心释神”而出，意味着一种生命的去蔽和生存论的还原，它也类似于海德格尔对于“真理”的阐释——他认为“真理”本身意味着存在的“无蔽”与“自我涌现”。

基于这样的学理基础，笔者试图从生存论的超越层面对现代人的物化有所阐释，即人应当在科技理性中追求无蔽的境界，而非让人自身进一步“技术化”。

如何在科技时代通达无蔽的状态，也许只有在对于生命存在的领悟与交往实践的超越中才能实现，而它的根基就在于人对自身、社会和世界的理解与解释，当然，这里所说的理解与解释本身就意味着人的趋向超越性的生存方式，它所追求的是不断自我超越的自由之境。

从历史境遇来看，现代性的变革已经将我们推入了新的生存境地。信息化、网络化使历史的时空间距愈来愈小甚至不复存在，人们已经可以轻易地在肉体 and 意识上拥抱全球。这当然带来了诸多的物质福利和技术便利，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如现代人精神的荒漠和心灵的物化、思想原野的贫瘠和艺术源泉的干涸，这促使笔者将当下称为“技术宰制了艺术，逻辑压抑着诗意，资本剥夺了道德”的时代。它映射到哲学上，体现为作为“思想之艺术”的哲学日益沉沦为“思想的技术”。

现代人的问题当然需要现代性的思想阐释。哲学史的渊流必须折射入当代人的精神处境才能形成璀璨的思想之光。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虽然在当代仍有很大的理论空间和实践价值，但也存在时代视域更新的问题。因为，真正进入“世界历史”的全球化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完全不同于大工业时代的社会关系的镜像。在大工业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纠缠于人与物的对立之中，即对于资本、财富的占有完全可以决定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人们是在一个异化也极端现实化的生活世界中展现自己生命的各个向度。但在后工业的信息化时代，随着高新技术的日益发达，人的本质力量和社会控制力量逐步增强。在人的生命活动中，最凸显的不再是生产

^① 在解释学与诠释学的分野上，笔者还倾向于另一种区分，即对“事实”“本文”的解释与对“文本”的诠释。如《易经》是对易或道的解释，可谓之解释学；《易传》则是对《易经》文本的诠释，它包含作者本人对易的理解与先见，可谓之诠释学；还有对《易经》《易传》字句的训诂，则属第三层次的训诂学，它与诠释学的区分在于，它力图摒弃训诂者的先见来还原字句在语境中的本义。

劳动的“异化”问题，而是交往实践的“物化”问题。从异化向物化的转变，在于人与人的交往已经从现实的“生活世界”跨入了虚拟的“匿名世界”之中。

“异化”是人在与物打交道过程中，人的本质成为异己的非人的存在。而“物化”则是在人与人打交道过程中，人的本质的自我沉沦与自我放逐。当马克思面对着社会化生产中的异化现实时，他是张扬着人的主体性来超越自然物的羁绊。而当我们面临着交往实践的物化境遇时，单向度的主体彰显却可能让现代人的沉沦愈陷愈深。在现代性的社会中，虽然“祛魅”的呼声日益高扬，但宗教神性的祛除又带来人对自身本质力量的过分自傲与自卑的二律悖反。人本身的自傲是偏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体的“唯我独尊”的根源，在此情境下，孤独的个体可能就将自身视为“神人”或“超人”而将他人视为附庸或“地狱”；而人本身的自卑则极易对外在“权威”的崇尚中遮蔽自身的本质力量，从而在极端茫然中成为“美杜莎”的仆从。

对于现代性交往实践中二律悖反的超越，必须在生存解释学的视域中才能得以实现。即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理解，突破孤零零的此在的界域，而通达一体共在的生命。对此，马克思也有着深刻的体认，他说道：“同样，别人的感觉和精神也成为我自己的占有。因此，除了这些直接的器官以外，还以社会的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例如，同他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等等，成为我的生命表现的器官和对人的生命的一种占有方式。”“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① 在这里，“我的生命”“特殊的个体”尚是一个主体性的概念，而“人的生命”“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则跨入了主体间性的范畴，即“我”的个体生命和“类”的社会、历史生命只有通过现实的精神交往和直接的社会交往实践才能形成相与相通的总体性生命超越。

多元化的生存现实需要多元的理论介入才能凸显时代的精神。虽然我们所处的是一个被西方哲学家称为个体性和解构性的后现代时期，但笔者相信，任何时代的精神都不会仅仅充塞着怀疑和否定，对于现代性的反

① [德]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86、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思批判也许可以从“断裂”和“解构”开始，却不能以之来告终；同样，在马克思哲学遭受着怀疑和解构的历史转型期，如果运用哲学解释学的思想资源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寻求新的实践理解，又在“照着讲”的基础上昭显实践哲学新的时代命义，也许能够在现代性理论的重建中开启一种新的思维路向。正是在此意义上，生存解释学在澄明了解释学思想的生存论之维后，将接着生存论和解释学的理路，以生命表现、交往实践、生存理解、实践性教化等问题为中心脉络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进行新的阐释。

二、当前研究现状

国外当代生存论和解释学的研究，主要围绕海德格尔的生存论阐释及现象学的解释学方法产生诸多争论。哈贝马斯和伽达默尔可谓其中典型的代表性人物。哈贝马斯力图用社会学的方法来解读现象学和生存论，并且将之引入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他所关注的是现代人的生活世界合理化及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问题，但他用语用学的解释方式将解释学和交往理论相契合，形成了生存论维度上的解释学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伽达默尔坚持对海德格尔之生存论的阐明及现象学原初意义上生活世界的理解，并以语言存在论为主线表达了解释学的核心概念及其思想脉络。哈贝马斯和伽达默尔因此产生诸多对话和争鸣，他们的思想论争也为生存解释学的发展开启了新的思维路向。哈贝马斯和伽达默尔的思想分歧在于，首先，哈贝马斯认为传统应当接受现代性的理性批判，只有启蒙和批判才能创造新的时代精神和认识旨趣，如果沉溺于传统，将会缺乏对于传统和现状的批判，无法将现代性的思想维度进一步延伸，也就无法达到社会的进步和人自身的发展与解放。其次，哈氏认为语言虽然与实践之间有内在的关联，但语言终究是生活世界中人们之间的交往媒介，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而非本体论的存在，在此意义上，他是反对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语言存在论的。其三，哈氏认为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过于重视权威的作用，导致人自身的批判理性无法完全发挥，也就很难形成自身思想的解放和对社会的内在批判。伽达默尔则认为，承认传统和权威并非沉溺于传统和权威，我们与传统和权威之间是一种解释学的循环和视域融合的关联，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权威之所以成为权威，是因为它们自身具有一种理性的内涵，并且符合人文精神的传承发展，如果单纯地否定和批判传统及权威，将会缺乏一种传承的视角，也会在实质上失去对话和视域融合的可

能,任何启蒙和创新都应立基于传统和之前的权威之上,没有传统和权威的批判与启蒙只能是无根的浮萍和沙滩上的建筑。

总体而言,哈贝马斯受现象学、生存论和英美实用主义及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多重影响,而伽达默尔是典型的现象学浪漫主义和生存论人文主义者,拒绝英美的实用主义和方法论。虽然有诸多分歧和争论,但哈贝马斯和伽达默尔的思想共通处在于,首先,他们都承认现代性的启蒙要在实践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根基上建立,并对近代以来的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予以批判。其次,他们都承认文化传统是现代生活世界建构中的核心基础,现代性的发展是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创新,在这一点上,应该说,哈贝马斯受伽达默尔影响甚多。其三,哈贝马斯和伽达默尔都认为当代哲学是语言哲学与实践哲学的转向,语言和实践之间能够发生关联与融合,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且与现代人的生活实践密切相关,因此,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实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从本质而言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现代性转化与发展。其四,哈贝马斯和伽达默尔都批判主体性哲学的立场,而坚持现象学主体间性理论。以主体间性为思想前提,以语言作为能被理解的存在,伽达默尔提出作者和读者之间能够视域融合,形成效果历史;而哈贝马斯则以主体间性为原则,以语言为媒介,建构自身的交往行为理论。

德国的阿佩尔也曾介入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争论,“生存解释学”的概念曾在他的《哲学的改造》中多次出现,当然,他使用这一概念,是他对于海德格尔的生存论与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思想脉络的一种内在体认。一方面,他认为,“哲学解释学”的力量在于对历史主义的客观主义方法论理想的批判,伽达默尔正确地指出了,解释者的历史性乃是人文科学之理解的可能性前提之一;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伽达默尔将个人的先见太多地融入到对文本的理解中,实际是将法官或导演的模式与翻译者的模式相提并论,似乎已经超越了解释学思想的边界。^① 总体而言,阿佩尔力图在生存论、哲学解释学和方法论的解释学之间做一种综合性的发展,并提出他自己的先验解释学的构思。在他的哲学构思中,体现了德国古典哲学、生存论和解释学与英美实用主义语言学之间的内在关联。虽然阿佩尔是在德国思辨哲学和英美实用主义之间游走,但他有三个方

^① 参见[德]卡尔·奥托·阿佩尔:《哲学的改造》,7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面的创新性思想为生存解释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一，在近代存在论向意识哲学转向后，20世纪哲学已经完成了从“意识分析”到现代“语言分析”的“语言学转向”。第二，他通过科学学、解释学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关联与区分阐释了当代解释学发展的趋向。第三，他以“交往共同体”为中心，提出科学时代伦理学的合理性基础问题，阐明了先验解释的致思取向，在一定意义上为生存解释学拓展了新的思想视域。

法国的保罗·利科以旁观者的身份评述了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的论战，并以“解释学与意识形态批判”为主题表达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其实代表了当前人文科学和批判的社会科学的不同发展向度，其中，伽达默尔的贡献在于在“偏见”“传统”和“权威”之间确立了连接，并且对相关思想和概念做出了存在论的阐释。在此意义上，哲学解释学已经超越了方法论的诠释学，成为一种元批判的普遍性理论。而哈贝马斯对于“兴趣”范畴的区分以及将精神分析方法引入意识形态批判，本身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拓展，也是对解释学的思想视域的拓展。保罗·利科针对二者的辩论，提出了两个根本性的问题：（1）哲学解释学能否说明意识形态批判的要求？如果能，以什么为代价？（2）在何种条件下意识形态批判才是可能的？归根到底，它能否脱离解释学前提？在反思这些问题时，利科认为，解释学和意识形态批判都具有自己的独特地位以及不同的领域的优先性，一方面是对文化传统的关注，另一方面是对社会制度与统治现象的物化与异化分析。虽然二者的界限十分清晰，但二者之间的关联更是当代哲学应当关注的问题。而意识形态批判向解释学思想的融入，已经表明解释学对现代人的生活世界与生存处境应当有更多的理论与实践的观照。因此，反思必须与解释学相关联，这不仅是由于只能在外在显现中才能把握生存，而且因为当下意识就是一个必须通过解释批判去解释和克服的幻觉。^①

在当代解释学诸流派的原创性思想之外，一些学者对解释学思想发展史的阐释中也或多或少展现了生存解释学的微光。如加拿大的让·格朗丹在其《哲学解释学导论》中，对伽达默尔的语言存在论之思有着内在的认同与理解，而且他还专门阐释“海德格尔：作为生存解释的解释学”，阐

^① 参见[法]保罗·利科：《诠释学与人文科学——语言、行为、解释文集》，1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明生存论与解释学的关联已经开启了解释学发展史中的重要转向。当然，他也充分认识到贝蒂、哈贝马斯以及德里达等人的思想已经对哲学解释学提出了挑战，而且成为解释学发展新的契机。美国的乔治娅·沃恩克在其所著的《伽达默尔——诠释学、传统和理性》中，虽然是以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思想为中心，但以“历史”“作者意图”“主观主义”等主题阐释了解释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理论旨趣，而且他在解释学与意识形态批判及新实用主义的关联中分析了哈贝马斯、阿佩尔、罗蒂等人对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思想的批判与反思，在这些批判与反思中，生存论与解释学之间的勾连愈加彰显。

在国内，生存论研究基本处于二元状态。一方面是译介西方生存论思想，如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雅斯贝斯的《生存哲学》等著作被译成中文，并引起巨大的反响。另一方面是借鉴西方生存论而形成新的学术脉络，如对马克思哲学中生存论思想的开掘，使实践哲学形成了新的研究视域，如张曙光所著《生存哲学——走向本真的存在》、邹诗鹏所著《实践——生存论》和《生存论研究》等。

相对生存论而言，国内解释学研究更为分化。基本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四条主线的研究。一是译介型：如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和《伽达默尔——诠释学、传统和理性》、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夏镇平、宋建平译《哲学解释学》，严平编译《伽达默尔集》，陶远华等译《解释学与人文科学》。

二是内在诠释解读型：如严平著《走向解释学的真理》，洪汉鼎著《理解的真理》，何卫平著《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张能为著《理解的实践——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研究》等。

三是结合其他思想脉络互动解释型：如成中英结合中国传统哲学提出“本体诠释学”，俞吾金结合马克思哲学著《实践诠释学》，潘德荣对中国古代哲学中诠释学思想的梳理《文字·诠释·传统——中国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化》，郑文先结合社会认识论所著《社会理解论》。

从研究主题来看，语言、实践、本体、辩证法作为基本的主线贯穿于当代解释学哲学的研究之中，应该说，这四条主线都是哲学解释学思想中的应有之义，它们在伽达默尔的论述中都有所展现。但在笔者看来，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存在论转向中的核心概念“生存”反而在当前的研究中隐而不彰；从根本而言，是生存论与解释学之间的内在勾连才使解释学的当代转向得以可能，在这一点上，成中英所说的“本体”与“生

存”有契合之处^①，而语言、实践与辩证法只有在生存论的意义上才构成了解释学存在论转向中的基本范畴。

三、方法论问题：词源学与思想脉络的辩证关联

自亚里士多德始，哲学家们就将词源学的梳理当作一种严谨的学术研究的方式。亚氏在《形而上学》中对“本原”的分析是深刻而令人信服的。他这一研究方式成为学术研究的范型，当后人研究某一概念或某一问题时，必然会将家族相似的语词聚集起来，而形成一条词源学的脉络，甚至以此取代了思想史的渊流。特别是当代语言哲学与解释学的兴起，更推进了这一方法的运用。而海德格尔的语词分析风格甚至使这一研究方式成为哲学研究的主导。

虽然词源学如此受到人们的重视，但奇怪的是，在哲学史的沿承中，几乎没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完全无变化地保留下来，而是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不断地变形延异，无论是概念的原创者，还是他的诠释者和批判者，都很难在同一语境和意义上达到完全的一致。例如“理性”“理解”“存在”“实践”诸概念，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哲学家那里都有过独特的解释，却没有哪两个人能达致完全一致的理解。这一能指与所指的背离使维特根斯坦断言哲学的争论源于语言使用的混乱，他从而拒斥形而上学转向了语言的分析。在笔者看来，维特根斯坦虽发现问题的现象，却偏离了问题的核心。他认为哲学概念能指与所指的偏离是出现在作为“能指”的外在语言上，其实问题的本质是出在作为“所指”的事情本身。也就是说，我们有必要在词源学的脉络外，另外追寻一条思想的脉络，而在不同的能指下探究到作为同一所指的思想的事情本身。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虽然各个时代的哲学家都面对着最基本的哲学主题产生困惑，但他们必定都是具有独特生命体验的个体，他们必然会在流传的文本和事情本身以及个人的生命体验中产生理解的循环，然后确定一个个哲学概念的意义。有时，他们所理解的意义已经与文本发生差异，但为了自己表述和他人理解的方便，他们往往忽略了这一差异，而用

^① 成中英先生将本体诠释学中的“本体”界定为四个方面：一是整体，可以是一个不可界定的 whole（大全）；二是一个最初的根源；三是现存而源源不缺的发出生命力；四是内在于事物之中又超出个别事物之外的形式概念。在笔者看来，成先生所说的本体概念虽具有存在论的意谓，但终究与西方哲学中实体化的“存在”（being）更为接近，而缺乏生存论中“生成”（becoming）的意蕴，而且“本体”也无法通过自身直接与现实的生活世界发生内在的勾连。